

七号桥碉堡

代的到来，特别是新中国的逐步发展、强大，这些旧碉堡的军事意义也就不大了。再随着城市化进程，一些废旧碉堡逐渐被拆除了。

得以保留的碉堡，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并能成为历史见证的。2017年，上海公布的3435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就有一些旧碉堡。以宝山区为例，就有罗店镇的5处碉堡、杨行镇两处碉堡、顾村镇的1处碉堡，以及友谊路、宝山十村、共和公园、庙行公园、聚源桥村、月铺镇等处碉堡；徐汇区有华泾镇北杨村老沪闵路1226弄83号、上海植物园碉堡、龙华中学碉堡、长桥二村碉堡等十处；闵行则有漕宝路七号桥碉堡、华漕镇高价浜碉堡，以及梅陇镇的四处碉堡；长宁区则有虹古路377弄碉堡；杨浦区则有凤城三村碉堡；嘉定区有南翔胜利街碉堡、南华新村碉堡、新丰村碉堡，马陆镇彭赵村碉堡，华亭镇两处碉堡；就连崇明岛上都有大通纱厂碉堡和向化镇、民生村、长兴镇等处的军事碉堡。其中，大通富安纱厂是崇明县民族资本家杜少如与上海营造商姚锡舟合作，集资64万银元于1922年所建。1938年日寇占领崇明后，抢下大通纱厂，改名

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江北纺织第五厂。1943年汪伪政权将纱厂名义上发回原主，实际上仍由日本人操控。大通纱厂碉堡不仅见证了那一段岁月，更见证了上海解放。1949年5月，大通纱厂办事处副主任施昌烈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策反了驻崇明县堡镇的国民党暂一军十一师官兵于6月1日起义。施昌烈是崇明本地人，早年曾参加国民党十九路军，黄埔十期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期间入国民党军任连长、营长、少校炮兵参谋，还曾做过美军翻译。崇明解放后，部队给养有困难。施昌烈立即拿出大通纱厂数十担粮食给解放军。1950年至1952年，施昌烈当选为崇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至四届副主席。此后，在担任崇明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副主任期间，积极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发动工商界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努力完成税收任务。

作为历史的见证，留存下来的碉堡确实能让人抚今追昔。今年5月22日，在上海解放70周年前夕，七宝镇“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升旗仪式暨主题党课”就在漕宝路七号桥碉堡边上举行。《战上海》一书的作者、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刘统在党课现场介绍说，1949年初，国民党军以这座碉堡为母堡，沿七宝蒲汇塘一线，利用自然地形，构筑了大量子堡。1949年5月23日夜，三野发起总攻，上海市区战斗打响。如今，七号桥碉堡已被闵行区列为革命历史文物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亦成为漕宝路变迁史的见证者。

更有一些碉堡，本身位处如今的学校校园。譬如宝山杨行中学操场一角，背靠桃源江的一块高地上，就保留着一座残破的碉堡。碉堡二层以上被炸毁，暴露出钢筋，堡体上几个枪眼清晰可见。“这里地势高，敌人把碉堡建在这里，上面瞭望，下面射击，易守难攻。”杨行中学政教室主任诸为民如此表述，“1949年5月15日，解放军第28军84师向杨行攻击前进，为攻下碉堡，解放军只能挖壕沟前进，大批战士付出了生命。”为铭记这段历史，杨行中学在新建校舍时专门为这座碉堡设计了一座战士浴血奋战的雕像。

上海解放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开始的加速发展，使得城市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留存下来的旧碉堡也不像解放初期那么容易见到。譬如浦东地区，原有国民党留下的碉堡600多个，集中分布在高桥、高行一带和黄浦江沿岸。今天，这里是著名的外高桥保税区和浦东新区的“心脏”——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电视塔所在之地。有人还戏言——当年打仗打得越凶，惊天地，泣鬼神，今天新的变化就越大。

但留存下来的旧碉堡，依然在如今看来不那么显眼的一些地方留存着，见证着峥嵘岁月，见证着城市发展……



左图：上海杨浦区凤城三村50号门前的碉堡。